

42
36
12

準  
貴

正統紀事本末卷第三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  
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  
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二懷人  
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爲位而  
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  
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  
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  
廢衡實啓之

衡學問始末與姚樞實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  
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嗟曰  
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國  
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  
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  
所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  
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  
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  
幼敏曆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幹

而幹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  
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  
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嘗  
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  
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  
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  
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探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  
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  
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  
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  
者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

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乏詆些習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鐸為太子諭德鐸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

三十年不來進取搏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文宗天曆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

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爲懷孟提舉學  
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  
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  
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  
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經積實各以類分取  
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  
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  
子取日甲子夜半冬至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  
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  
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閉於巳開於戊五天之中  
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

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  
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二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  
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  
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  
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  
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  
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  
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  
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  
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

歸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所著筆墨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楚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諡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定宇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 一桂字庭方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德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一桂父

方平及從貴賢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柱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 炳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方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雪峯先生

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

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問鄉先生金履祥明道學之要遂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道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天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爲已任剛弟子問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履祥沒謙益加克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曲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與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

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別  
 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輝盡為學者師四十年  
 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  
 固辭江州鄉閭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  
 於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又王周公孔子之詞乃其  
 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後諡  
 文懿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  
 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  
 時氏一再傳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  
 成者也然孔門有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

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  
 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幹氏幹傳何基氏基傳王柏  
 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  
 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  
 之正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  
 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  
 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  
 有功於斯道者夫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  
 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  
 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



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  
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首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  
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秩滿即歸  
閉門受徒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  
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  
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  
真既乃盡悟夫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閑寂寞顛沛流離疾  
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達於是六經  
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  
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  
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  
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  
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  
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五十  
年林下期君也洞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閔如此寧無不傳  
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  
新安趙訪為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郭守敬授時曆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先是至元初劉  
秉忠言大明曆日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  
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畧平天下混

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曆立局以庀事詔郎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駁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敞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如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曰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

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元曆法之險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定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與方渾蓋圖月出入未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

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  
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  
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  
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  
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  
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  
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  
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  
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  
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

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  
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  
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  
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  
出地二十度太瑯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曆成  
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  
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

曆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送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薄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

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致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曆十八

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鑑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等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三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馮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闕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太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

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  
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  
六十二刻求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  
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全  
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  
依堦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  
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  
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  
道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崇年實測內外極度

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  
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  
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積赤  
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  
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曆賜名授時於是  
曆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  
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  
議擬稿二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層註式十二卷二  
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爲時候箋註二卷修改  
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昇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  
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

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  
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  
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  
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卞驗方來無不昭合乃積年日法  
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曆測驗既精設法詳且  
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若儀志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  
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  
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  
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  
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  
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

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  
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以符窺夾測橫梁  
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答兒麻八刺乞列廟初  
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榮粟赤以其法佐國王霸  
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  
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  
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  
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  
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韻

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  
聖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  
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  
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直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  
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答兒麻八剌乞列嗣立  
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  
焉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輩真吃刺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  
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术魯  
附輿進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  
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  
爲之栗然 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  
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鬪思有以柔服其人乃  
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  
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  
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甚至雖帝后妃主  
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  
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  
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



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饗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疋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疋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途尚公主哥白蘭王賜金帛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恒勢恣睢曰新月盛氣燄更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

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羨女寶物無筭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夫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疋田二萬二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二千戶他所藏據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接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擬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

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  
截其手譽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容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  
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  
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  
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  
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  
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  
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  
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入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  
舍車馬器玩以及婦人七寶其目價直鉅萬萬一五若歲時

祝釐禱祠之嘗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  
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  
思申十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  
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  
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哈朶四華  
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  
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  
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  
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撈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  
也有曰赤思古林撈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  
曰吃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對惹華言文殊菩

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廻遮施食也有曰  
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  
曰觀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扎沙刺華言五護  
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  
也有曰撒 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上  
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 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  
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  
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  
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  
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  
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

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  
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銀四十二萬  
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  
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  
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  
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  
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  
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宣政  
院叅議李良弼受賂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  
之盜作奸之徒寅緣幸免者至多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  
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

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海山出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刺之長子母曰弘吉刺氏同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十月帝不豫皇后秉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刺氏出居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

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耐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嘗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耐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

掖門內有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  
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愛  
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  
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廟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  
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  
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  
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  
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  
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  
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  
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

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愛育黎拔力  
八達曰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  
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弘吉刺氏入內  
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  
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刺哈孫聞之夜  
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  
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  
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  
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  
帖木兒執之鞠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合八都馬辛賽

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濶濶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爲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叅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洗政大臣當白天子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惑於日者

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胤次居長屋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卽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垂祖宗之托哉此始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爲是好謀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土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倉猝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

西謀變始末及大鎬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殿之誅麥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懷寧五卽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五行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遠聞官車晏駕適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動稍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登膺大寶朕

謀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問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旣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涉淵水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白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爲皇太后加哈刺哈孫朵兒朶海並太傅河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爲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事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太子受金寶 七月封禿刺爲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爲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

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疎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詣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畧其牘由是罷爲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置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

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意慎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去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旣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



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  
三月庚寅皇太子卽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  
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  
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  
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  
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  
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  
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  
建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  
卽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嘗者李邦寧乘間居

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  
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  
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  
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鐵木迭兒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闕  
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先是  
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  
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  
興聖宮已有旨名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卽位

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合散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治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沮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明年

年額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幼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懇還帝驚問故殊不惛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爲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督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

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  
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  
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  
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桑兒只持之益急太  
后召桑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桑  
兒只爲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爲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  
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  
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 二月  
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

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徵以  
與徵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  
旨桑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  
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  
桑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卽坐者皆斬  
備首鐵木迭兒卽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  
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  
後欲奪桑兒只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  
木迭兒日思報復讎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  
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  
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

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太子即位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大師 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為集賢待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 五月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赦殺之籍其家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僧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是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其黨請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

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謂其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浹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併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進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接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副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城

膳近臣有稱觴者此曰朕乃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誚耶拜住進谷在臣等宜求醫會代帝曰爲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伺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人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

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秃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別遣列迷失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卽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賈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深然之 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卽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秃備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

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爲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 十一月帝至大都 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朶兒只斑御史撒兒塔罕九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又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秃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以不花子奴兒于孛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 時旭邁傑等言

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  
上執宸衷嘗蒙獎諭令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  
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  
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 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為左丞相  
忽魯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  
年元為泰定

三帝之立 明宗順帝

仁宗延祐二年十一月立武宗子和世琜為周王出鎮雲  
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琜  
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  
叔侄世世相承孰敢奪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

異日能保叔授異侄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愉彼失其信天  
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  
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琜於兩宮家  
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禿忽魯斡耳朶尚家奴  
孛羅教化等為之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禿  
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禿等皆來  
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  
意由左右讒播故然請以其故自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  
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  
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為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

至卽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  
歡懇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  
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棟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  
王察阿合等聞和世棟至咸率衆來附和世棟至其部與  
定約束每歲冬居札剌夏居幹羅輯察春山則命從者耕  
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  
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  
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  
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正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  
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 十月封圖  
帖睦爾爲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曆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  
江陵 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螯谷稱爲泰定  
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  
宗惑於讒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  
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  
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  
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  
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



非所宜立者亦適也其首領其少之祗晉邸與聞乎故其  
歿不舉請諡之典明其忠節也然考之實錄皆不  
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球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  
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  
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圖其事至是帝  
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收掌  
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燕帖  
木兒率阿刺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  
曰武宗皇帝有子一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  
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刺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

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立世  
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刺  
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  
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  
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  
兵守御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  
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  
處是時周王和世球遠在沙漠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  
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  
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  
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里

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癸卯伯  
 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  
 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  
 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  
 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  
 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  
 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今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  
 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  
 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  
 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  
 乃馬台矯為使者比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

王命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  
 己酉丞相倒剌沙殺諸王滿禿於上都滿禿時與阿魯剌  
 台宗正札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賈闈集賢學士左魯息不  
 花大常禮儀院使哈魯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  
 被殺 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  
 士阿不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 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  
 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 乙卯脫脫木  
 兒及上都諸王失剌孛章之馬台營事欽察戰于宜興斬  
 欽察千陣禽乃馬台送京誅戮之失剌敗走 丁巳懷王  
 入京師居大內 以明里董阿兩關驛台迅速並為平章政

專曹立爲右丞伯顏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賈國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里漢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月倒刺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爲帝于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月庚申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搠都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鐵木兒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威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禮樂皆不司之自今除樞

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僭越中書奏請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巳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引兵入寧州 遣撒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刺守居庸關 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殺兀伯都剌流朵朶王士烈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

籍其家。壬申懷王歸真。從之。大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宏立定制，以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皆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皆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盟，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踈遠賢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實利於立，勿顧操國柄，用戍其。多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紀緒之正，協謀推戴，請予躬躬。

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以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天廕隔朔，邊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讓以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陳大業，是以勉狗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乙亥上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兒軍次三河。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

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即日還宮 戊寅燕帖木兒與  
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是年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敕  
帖木兒指插使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  
大霧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  
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  
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諭燕帖木  
兒曰丞相毋臨陣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  
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  
後者論以軍法若悉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乙酉  
上都兵入古北口將之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温台以兵掠

石槽燕帖木兒先遣兵數倍道趨石槽掩其不備

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

木兒政事蒙古孛羅帖木兒等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軍

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前

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

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諸王忽刺台

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將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木兒

重潰 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

兵至通州擊秦漢軍敗之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

關 癸巳上都諸王忽刺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

湯翟王太平國王梁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  
死者蔽野餘皆皆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  
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  
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  
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刺沙之言輒以兵犯  
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  
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夫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  
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刺帖木兒等至紫荊關獲之  
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  
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

刺沙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王脫脫爲齊王月  
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刺吉八不知所終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刺之長子於屬爲  
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  
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爲英宗所據則非其  
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卽立阿速吉八爲太子至是五年  
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  
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  
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弒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昌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  
帝御輿望殿諸王大臣奏上皇帝寶分遣使者檄行省內

部罷兵 甲寅元帥也 漢恭見 執瀨寧王八刺失里 遼京  
師初八刺失里 頃王 禮等請 忽刺 官承上都之命  
各起所部兵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西也 先遣兵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漢恭  
進逼 汴 梁 開 封 漢 恭 漢 恭 漢 恭 漢 恭 漢 恭 漢 恭 漢 恭  
吉刺氏于 安 州 庚辰 遣 使 奉 迎 周 王 和 世 球 于 漠 北  
癸未 倒 刺 沙 王 馬 其 沙 紐 澤 撒 的 迷 失 也 先 鐵 木 兒  
等 俱 棄 市 十二月 甲寅 復 遣 治 書 侍 御 史 撒 迺 等 迎 周  
王 時 諸 王 皆 勸 生 南 遷 京 師 周 王 遂 發 北 邊 諸 王 察 阿  
台 元 帥 朶 列 提 克 威 師 扈 行 舊 臣 孛 羅 尚 家 奴 哈 八 兒  
等 皆 從 至 金 山 領 北 命 孛 羅 如 京 師

二年正月庚申

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

行在所仍命大 監沙刺班奉金幣以往 乙丑復遣

中書左丞躡里帖 小兒迎周王 壬午周王遣孛羅至京

師 乙酉撒迺等 周王於行帳勸進 丙戌周王即皇

帝位于和寧之北 撒迺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

史通者得無忘乎 朕以之職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

知古今治亂得失 卿等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

宮之人聞此使至皆 歸 曰 古 子 真 自 北 來 矣 爭 先 迎

謁所至成聚 一月 卒 立 她 告 刺 氏 為 皇 后 辛 丑

追尊周王母亦 剌 氏 為 唐 兀 氏 並 為 皇 后 辛 亥 帝 勅

羣臣曰撒迺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

前除官者遂與制必依凡銓選其請大兄行在以聞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所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重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字號為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

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子以本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行在乙亥行在丙寅行在丁巳皇太子寶時未故以寶不知何處命史鑑之丁丑皇太子發京師赴行在六月丁未行在庚申都也刺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六月丁未行在庚申都也刺遣近侍行在次弟兒哈納赤設喇中書省臣等及錢穀銓選諸



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 八月乙酉行在次于王  
忽察都因感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  
臣于行殿 庚寅帝暴崩午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  
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  
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  
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  
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  
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已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巳亥皇太子復卽位于上都大赦天  
下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官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

平章政事桑兒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  
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脫御史大夫 九  
月丁巳帝還大都 十月丙申上太行皇帝尊諡廟號明  
宗

至順元年二月封皇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燕王 四月皇  
后弘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五月廢明宗子安權  
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皇太子乃以安  
權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  
南驛召翰林學士阿隣帖木兒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  
彌實書其事于脫十赤顏又召盧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十二月立燕王阿刺忒納答刺爲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 八月詔太子古刺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爲子

三年八月帝崩於上都廟號文宗 十月庚子郕王懿璘質班即皇帝位 上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太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郕王時年甫七歲自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寅尊皇太后爲皇太后 壬辰郕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后遣右丞相里吉思迎受權帖睦爾于靜江初受權帖睦爾既廢徙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郕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受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

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開里吉思往迎之

三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據遣歸者後房兒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座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受權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

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七月燕帖木兒女伯耳吾氏為皇后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常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隆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寃火帖木兒帝

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馮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移意牽就未嘗嘗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闕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太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

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  
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  
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  
六十二刻求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  
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  
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三百三十六限  
依梁壘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  
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  
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  
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梁年實測內外極度

數召答隣答里不至鄒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  
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  
其弟荅刺海時荅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  
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找  
帝曰汝兄弟爲盜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于開  
平民舍冤火帖木兒亦自殺 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  
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  
遠方文皇嘗憐其意旨備次于朕燕帖木兒貪利幼弱  
復立朕弟 璘璘班不 璘璘班不 璘璘班不 璘璘班不  
朕于南旣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不厭  
躬伯顏等高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等相

襲用事交通宗王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大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禪余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敦則勅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於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號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子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感于愴愴俾皇考山封雲南英宗遇害我自皇考以武宗之嫡遠

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遜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前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憲極又私圖傳子及權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得自出殿殿內懷愧嫌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大夫祐遂降清帝怒不答失里帖其勢痛不立明考之宗廟而立幼穉之帝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詔王大臣以賢以長以朕踐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大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四  
四三十一  
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  
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  
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乍方在幼懼此播遷  
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實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  
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  
報未幾太后殞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元史紀事本末卷第四

脫脫之貶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爲河南行省左  
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  
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  
宿衛值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  
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脫脫政令曰修衛  
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  
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  
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  
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

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督於師具直方直方曰大  
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  
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  
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  
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  
信之無疑及伯顏搆陷郊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  
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立  
語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  
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本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  
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  
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

欲候伯顏入朝捨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蟻均皆爲置兵  
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  
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  
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  
出次柰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  
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  
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  
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  
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事只兒尼及賚進柳林黎明伯  
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  
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

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以馬札兒台為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 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 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既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剡王之寃召還宣議威願二王禁城鹽額竊負通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寧時阿魯圖羅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馬札兒台尋卒

九年七月復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圍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脫脫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



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  
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矣遂還奉  
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脫脫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  
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  
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下庶內外有兼治之  
宜不報遂詔脫脫以荅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  
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脫脫尋破賊于徐  
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 先是脫脫弟也先帖木兒  
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賢等  
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珂附

脫脫劾交等越分干譽房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  
為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栢等復  
言于脫脫曰不殺朵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  
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復遣勸教完者至軍中  
諷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昔國家老勳舊德吾苟害之  
人將不食吾餘矣朵爾直班竟卒于黃州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  
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  
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  
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請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  
禿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

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脫脫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  
于高郵城外 十二月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  
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  
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自  
德于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請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  
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  
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  
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清臺紀綱  
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  
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  
木兒安置寧夏以忝不花月闕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  
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  
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  
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  
既受詔卽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  
察兒等節制密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  
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竄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  
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  
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  
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脫脫于雲

南脫脫既取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詞拒絕惠衝之至是再徙河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惠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寧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愛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嚙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患之與御史大夫韓嘉訥謀出哈麻調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驍馬

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纒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徵寧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官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徵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入郎答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伽璘直於帝伽璘直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

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及此秘密大喜樂禪定  
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曰秘密皆房中術也  
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太元國師其徒皆取  
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  
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康寧母  
宮中讀佛則按舞奏樂宮中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  
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官山下海子內游戲入則者帝諸弟  
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藝舞甚至男女裸處號  
所出室曰些卽凡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宜淫而羣僧  
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  
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然欲去之未能

也哈麻既諧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樞密  
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六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  
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耻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  
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  
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  
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誅卽以聞于  
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  
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  
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  
帝遣使傳旨哈刺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

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群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從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

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事

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宋皇攻羅山上蔡真陽確

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

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等攻

陷徐州據之九月劉福通兵勢自盛右丞相脫脫乃奏

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

拜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旺兒誅之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

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德崖不花率

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徵賞由

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於

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  
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  
平章蠻子代之 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  
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也先帖木兒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  
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揚州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  
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因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  
皇太后杜遵道感文都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  
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福通疾道道重樞命  
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 十一月也先帖木兒都魯進擊劉  
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其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

劉哈刺... 花... 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  
也先帖木兒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  
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  
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  
輔震恐俄為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 六月劉福通攻汴  
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異白  
不信大乃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十  
二月太尉也先帖木兒都魯卒于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  
衛輝諸路也先帖木兒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  
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

沒諸軍大潰蒼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  
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之詐爲蒼失八都魯通好書遣諸  
路使大梁得之以進蒼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據其  
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秋七月懷慶  
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  
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  
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  
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  
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都督  
花赤先是汝穎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  
無成功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沈丘子弟願  
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謀竒計襲破羅山事聞朝  
廷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  
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  
輒克捷

十五年汝穎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

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樂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眾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與士卒率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被靡不能支棄旗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穎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天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蹙之賊回掘下陽赴水死者甚眾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輒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



失將各將安歸乃移書監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  
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  
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偕道赴援遇賊轉戰  
殺掠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  
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  
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  
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  
城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營皆遁關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  
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

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石

門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為門上

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

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與之

戰晉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子以備上黨寇

吾兒各屯并州塞并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

輩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

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

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

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遣官

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

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滎洛  
自將中軍軍沔池將謀取汴會叛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  
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  
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

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將河南道高汴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略曹  
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  
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  
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  
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  
兵數噪起遂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

之佯走薄城西囚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  
出自五月至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  
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  
劉福通挾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  
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  
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  
江浙海漕乃復至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  
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雒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  
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績穀訓練士  
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

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雒大  
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并經遼沁軍出邯鄲澤潞  
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維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  
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  
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  
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  
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  
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  
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  
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  
濟陽章丘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

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  
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迭  
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  
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  
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  
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  
輯流亡都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  
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  
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  
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

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大微垣大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戎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改平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叅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遣其子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朵兒只班之罪樞密叅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

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間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迺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迺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秦不花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

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王顯賢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歿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索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間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過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則充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京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埤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

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寃子秉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地具棺葬之時寃居穎亦死于賊事聞贈謚  
 公謚文忠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花與方國珍賊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五月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曰氣索秦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賊手全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嗔自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擄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

關追贈魏國公謚忠介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

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據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度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討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

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為叅政復提兵  
討之搏霄即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  
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搏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  
以火礮約日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  
見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  
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等克  
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  
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  
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抵  
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

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埤隍外環以  
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  
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  
蘭引還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  
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十二  
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  
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  
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  
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  
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

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雷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緜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搆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雷久知賊首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

以左丞相樞密鎮高郵出齊半壁社湖會數賊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拽倒椎碎其膝而尚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輔泰不華及齊皆不負科名云 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國珍等疑懼



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討之 十二月江浙行省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趙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徼數與力戰濬中箭墮為徼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徼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塗父屍徼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徼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賈濬行省檢校授徼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迺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善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

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柔兒只班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濂之未幾復陷嘗德澧州諸路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嘗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

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道平章左答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迺兵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攻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兵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迺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于完者達識帖睦迺遂謹署成案而已。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楮不華死之楮不華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

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蚌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爲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振百關力闢中傷見執爲賊所縛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書約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迺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政至平江招完者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爲三公完者亦力爲之請遂許帖睦迺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迺之功加太尉。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揀死士奪擊敗之敵兵恚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一福重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

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口李守可紀守仁陳以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干戶盧廷玉葛延登丘登許元琰奏差元都蠻百戶黃質孫安慶推官黃秀倫友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尔赤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儿顏不化捍城頗有功火尔赤疾而擣之城陷火尔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斥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闕

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六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于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嘗典簿樞

之女 十一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大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

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白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爾後飲藥死 是年陳友諒與大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于大明

諸帥之爭 李羅 李思齊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李羅帖木兒者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屢立戰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眾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彰城遂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田以李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李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李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李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

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禪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瑄住等來爭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廷爲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李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李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李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荅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塘廝所害陰結李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即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額高合李忠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老的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而使宦者朴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荅遂罷去撾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撾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脫歡與之同惡爲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益也先不花傳公讓等乃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爲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

書言一人亂皆禍木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朴不花爲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李羅帖木兒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

二十四年三月詔削李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而怨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搠思監朴不花遂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李羅拒命不受夏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李羅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遂令禿堅

帖木兒舉兵向闕禿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李羅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御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

之關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畱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 六月白瑄佳以兵至京師 秋七月李羅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佳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寧李羅進軍駐健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帝李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帝以李羅爲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李羅帖木兒李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中書爲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

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于衆皆以李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李羅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宮 秋七月李羅帖木兒伏誅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旣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待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



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見自衆中奮出研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黨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入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李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爲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與李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衆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秃堅帖木兒尋亦被誅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還視師是

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夷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爲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

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護  
鄭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  
朝廷始疑其有異志 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  
詔略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詭  
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  
兒仗義與師獻功敵愾汎掃沐維克平清濟其子擴廓帖  
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  
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  
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  
賊愈熾深遣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  
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

自鳳翔以西安吳伯顏達世准及馬少保禿魯及張良  
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其濟  
時艱時朝廷屢從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  
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  
下和講之擴廓戕殺使臣改屬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  
是詔 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  
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  
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  
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爲  
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  
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

沙藍荅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討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等領之擴廓帖木兒既聞詔即退軍還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遣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督以兵與思齊張良弼諸軍

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長令諸軍共誅之

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州

高台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

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貊高等攻平

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等數請

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貊高等兵

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

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

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

復下詔赦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維中原

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前河南王中書左  
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出黃關李思齊出七  
盤金諸國復汴維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  
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爲矣  
已而 大明兵追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  
太原擴廓帖木兒卽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  
知所終

追京  
木見卽棄

三

中

三